

世紀 之思

霍韜晦 著

中國文化的開新



霍韜晦思想系列 ①

世紀之思

—— 中國文化的開新

霍韜晦 著

法住出版社



中國文化的開新（代序）

霍韜晦

中國文化為甚麼要開新？

難道是因為在現代化的浪潮下，中國文化即將消逝，我們要為之披麻戴孝，「作最後的一個孝子」？〔註〕

還是因為我們在感情上黏滯，在工具理性恣虐的時代中，明知中國文化已無用武之地，還難捨難離？

從事客觀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則以為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現象：在外來文化的壓迫下，受害的一方當然會作出反抗；或者聯繫到生產方式，表示小農經濟的思想尚未去除。而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則指出：這是社會的不成熟，顯示在此社會中之人尚未能擺脫其對生理原發性的依戀，一如孩提之戀母，遇到挫折便退回自身，依賴地緣或血緣，再將之妄自誇大，以凌駕一切，其實是非理性的幼稚行為。

.....

這些都是非常流行的論調，但我仍然要說：錯了。至少，作此論調的人看得還不夠深。

人若停留於某一個理論，很容易引起心靈的麻木。

人當有感情，而且此情不只是隨境而起，當事過情遷，即歸於寂。我們應深化之：不但依理深化，問其因果，問其優劣，問其層次，問其遠近，還要歸結到自身。所謂觸目驚心，當天地變色，當眾生迷妄，當時代無力，當文化瀕死，

人豈能無所感、無所動於中？一念深入，即可湧出深情大願。這是生命的秘密，人的祕密，唯中土先哲足以知之。化為文化，社會即有無窮力量，足以經歷憂患，跨越逆境。中國民族之所以堅韌，全賴有此文化帶領支持。但人能深入體證之，豈是偶然？終須有賴平日之修養，所謂省察，所謂研幾，所謂格致，都要就此將生未生、將起未起的一念來作工夫。工夫，即非知識上事，所以不是道理問題，而是修養問題。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但畢竟亦無保證，由此可見生命成長之難。何況今天社會，在現代化的浪潮下，人已紛亂，人只能取眼前經驗的實證，而缺少對生命成長的體會，所以必然在眾多選擇的世界中迷失。而這，正是西方文化的所長。由於西方人跟從認知理性，五百年來，隨知識的分化而分科，提供多元價值，並以此為現代人的相處之道，似乎為一有效方法。但此法任人選擇，多數取決，不求其上，只取其多，則何能圓滿？正如柏林（I. Berlin）有言：人擁有消極自由已足夠。這顯示西方人對生命的了解，已下降至選擇權之承認。至於進行時，此選擇有何根據？兩選擇之間如何分高下？再進一步，世間究竟有無普遍之價值？價值世界中有無層次？此層次如何定？若層次有區分，則人如何能認識較高之層次？若憑理性，則理性只是認知，只是計算，最後還歸功利一層；若不憑理性，則依賴何物？難道退回感覺，退回本能？這些問題，竟無人回答。

由此可見，現代人的迷妄：理性若不能提供真正的價值取捨，便只有退回最原始的欲望。此所以現代社會工具理性

籠罩一切，而人之私欲則為其主。如此下去，廿一世紀安歸？

世紀之思，是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而人類往何處去，則須有健康、遠大的文化為其照明。正當今日西方文化走向魔道之際，只求科技力量之膨脹，物質生活之沉迷，而不惜損害生態環境，浪費大量地球資源，並且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人已經被自己所發展出來的文化重重綑縛，還說有自由，有選擇，不是可笑可嘆嗎？

理性之路，就其原初的起點說，並無問題，人就是因為有理性才有文明的創造。但對於人的幸福來說，單有理性的思考並不足夠。究竟理性能成就甚麼？何以現代人只以理性為工具？其後果如何？難道不要憂慮？不要警惕？警惕何以產生？豈不正是因為我們對未來有一關懷、慈悲之心？但若只是關懷則還是不夠，我們還要有相應的行動，慈悲心外還要有承擔之力，如孟子之「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氣。所以，在這晦冥否塞的時代，深入人性本源，開發理想，十分重要。過去我們曾經依賴過神，依賴過上帝，亦依賴過知識，依賴過理性，但最後都被一體扭曲，這就要問為甚麼？豈不看到罪惡之本源亦在人自身？人若有救，當不能依賴任何外力，而必自救。則此自救之機。豈不呼之欲出？

中國文化失落已久，經過幾百年的曲折，大家都已經受盡痛苦。但正如《易經》說否極泰來；屯艱之際，方為君子經綸之時。有志者在重要時刻當有決斷。歷史不會回頭，但會總結。有價值的思想，永遠不會消逝，但需要人努力，提

高自己的修養和智慧眼光，才能得到；得到之後，才能肩負開新工作，對古老文化賦予新的語言（內容）。不為甚麼，只因你明白，你便責無旁貸。所以不是哭訴，去除委屈；也不是抱打不平，建立公義；更不是依戀舊夢，自我封閉；而是氣度，涵蓋數百年之文化；也是成長，知道生命立足的根基，不會錯認。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子夜

註：此為徐復觀先生之自沉，今借用。

目錄

代序

中國文化的開新	1
---------------	---

方法論

1. 中國文化的精神	
—— 從方法論說起	3
2. 東西文化與悟道方法論的反思	
—— 從王陽明悟道說起	31
3. 儒學對西方文化可以說甚麼？	60

開新論

1. 時代急需新思想	
—— 九六年元旦獻詞	75
2. 上下千年的眼光	79
3. 第三代新儒家能做些甚麼？	83
4. 論民主政治平面化的危機	
—— 一個儒學的現代回應	94
5. 德治與民主政治	110
6. 中國哲學必須重新定位	117
7. 中國哲學的定位與設準	
—— 華東師範大學演講	125
8. 經濟發展與文化目的	
—— 略論東方文化對	
當代經濟生產方式的回應	162

9. 宗教的本質與東方通路	170
10. 中國文化中的道成肉身	183
11. 中國文化再生之探討	190
12. 生命成長需要客觀的反饋	
—— 內聖與外王	201
13. 唐君毅先生的文化哲學體系	
—— 以《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	
一書為中心	205
14. 人文化成的社會	
—— 論唐君毅先生的教育理想	
及其現實的迫切性	224
15. 憂患與擔當	
—— 論五四精神	236
16. 中日文化關係的回顧	
—— 兼論日本文化的特徵	247
17. 洞矚世局・自我創造	
—— 明日領袖的挑戰	257
18. 領袖質素	268

人物論

1. 讀書人的節操	
—— 讀梁巨川先生遺書有感，兼傷時局	285
2. 誰來繼起	292
3. 時代的迷惘	
—— 略談錢先生的史學兼悼錢先生	294
4. 國魂何處？	
—— 讀余著記錢穆先生學術有感之一	298
5. 錢穆是新儒家嗎？	
—— 讀余著記錢穆先生學術有感之二	302

6. 人極既立，君子息焉	
—— 敬悼君毅吾師	306
7. 唐先生的事業	
—— 唐君毅老師逝世三周年祭	317
8. 唐君毅先生與中國文化	
—— 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322
9. 踐道者唐君毅	
—— 「第二屆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	
召開感言	326
10. 見道者的實踐	331
11. 《唐君毅全集》編後記	336
12. 建立者的光輝	
—— 敬悼牟宗三先生	342
13. 世界是總會好起來的	
—— 獻給父親	346
14. 當生命要珍惜時	
—— 悼偉勳兄	354

附錄

1. 現代人如何安身立命？	
—— 霍韜晦先生在武漢講學側記（李維武）	363
2. 把理想貫注於現世人生	
—— 有感於霍會長訪問武漢（郭齊勇）	369

方法論

中國文化的精神

—— 從方法論說起

對中國文化要有體會

今日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與大家分享對中國文化的一些體會。我用「體會」的字眼，目的是顯示我們講的，並不單是一種知識，一種 Conceptual（概念性）的東西，一個理論體系。從邏輯推理的有效性的結構來看，在理論體系中，每人都會選擇自己的前題，然後依之而推出合法、有效的結論。然而，前題是否真？涉及經驗，便不是那麼簡單。事實上，從 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有關中國文化的爭論已經很多，大家都以為自己的觀察正確，結果只有做成知識上的紛爭與對立。實際上中國文化在哪裡？可能是愈爭愈胡塗。所以，我今日選用這個字眼：「體會」。如果我們對中國文化有體會的話，中國文化便會入於生命，而不是停留於腦海之中。

科學方法的局限

進一步講，「體會」是一個方法論的字眼。近一百年

來，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言論，覺得講中國文化或者中國的文化，最缺乏的就是方法論。我們崇拜西方，向西方學習，往往是學習它的方法。最熱門的、最熟識的便是它的科學方法，即所謂「賽先生」。從五四時代，我們講「德先生」及「賽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就是民主與科學，為我們向西方學習的兩大目標。科學是甚麼？一方面是知識，但是如果只學人家的知識，而我們自己不能夠掌握知識的方法，豈不是很愚昧？所以進一步便要問科學知識是怎樣產生的？如何成就？這便要講科學方法。科學知識的獲得，完全是因為使用了新的方法，新的思維工具、認知工具，然後才能獲得。

不過，科學方法又是甚麼呢？本質上是歸納法，十六世紀培根（F. Bacon）首先提出來的所謂「新工具」，便是歸納法，成為知識發現的邏輯。此後，英國的 John Stuart Mill 便是歸納法的大師，一直到現在，我們大約都會接受歸納法就是科學方法的說法。雖然在操作上我們不能只用歸納法，我們要兼用演繹，但實際上，在經驗世界裡面發現新知識，就必然是歸納法。因為演繹方法所得只是分析命題，不能提供任何新的經驗，所以只有通過歸納，才能得到新知識。但是，當代有名的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指出歸納法其實是無效的，科學知識並非真是只從歸納得來；他認為科學知識起初其實是從猜測得來的，或幾乎是從靈感中得來的，不過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反駁，來使之提高。波普爾甚至進一步指出：歸納法亦不能真正承擔作為證明的工具，

原因是我們不能有普遍的歸納、完全的歸納；我們只能夠有某一程度的歸納，邏輯實證論所講的檢證（Verification 或 Verifiability，可檢證性），根本不可能。科學的真正精神，其實就是：如果它是科學知識，它便要承認自己有可能被否證（to be falsified）。西方的精神，依科學方法所顯示，是一種求知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在於我們向未知的世界的探險，科學方法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探險方法。Karl Popper 雖然說，這個方法有問題，但他不知道問題的關鍵出在那裡。他只是從方法論的操作上看問題，不信任歸納。他不了解：我們之所以要使用歸納，是由於我們面對經驗，把自己放在一個經驗的世界裡，放在一個觀察的角度下，必然與被觀察的對象二分。即是凡講認知，凡講科學思維，凡講對經驗世界的探測，一定先置對象與觀察者在一個對立的格局下，方再進行活動。這個格局，我們稱之為知識論的二元格局，就是一個 Duality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這個 Duality（二元性）是我們先置定的。就像用影相機拍一張照片，便必然有鏡頭和對象。對象不能在鏡頭內，它一定是在鏡頭之外，焦點一定要對準，讓鏡頭有捕捉照片的能力。否則，我們的焦點會不清楚，我們便不能得到對象的面貌。這種二分，使我們的主體與世界，始終是一個對列。這種對列，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如拍到的照片，無論是多清晰，多精確，都不能代替對象的存在，所以都要面臨下一個經驗的檢查。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概念，就是如此，所以一定還須要 Verify（檢證）它，乃至要否證（Falsify）它。這一

種檢證的手續，會是無限的後退，所以便做成 Karl Popper 所講，科學知識一定要再被檢查，永遠要被反駁，永遠有一個可能性：它是假的。因為如果說科學知識是永遠真的，這便是對科學的迷信，這便不是科學知識，亦使科學知識不能再進步。

科學方法不能反省生命要求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Karl Popper 的講法非常好。但現在所處理的是知識世界的問題，我們解釋物理現象，解釋山、解釋水、解釋白雲、解釋我們所注意的自然世界容或可以如此，若用它來解釋社會，解釋我們的生命，便不足夠。雖然，科學方法教我們解剖我們的生命，有生物學、生理學、人體解剖學可用，乃至解釋我們的社會，有問卷、有調查，做資料分析、做統計，譬如：單親家庭之中的子女會怎樣？我們向很多無心向學的小朋友調查，調查他們的背景，調查他們成長的過程，我們會得到很多可能很寶貴的資料。但始終，第一，正如 Karl Popper 所講，我們無法作完全的調查，第二，是我們設計的問卷本身，是相干還是不相干？這便與設計人的功力有關。我們擬列甚麼問題作為問卷的項目（Item）呢？可能最重要的項目，根本沒有提，而所提問的，卻是無關痛癢。很多社會的調查，便是如此。但是，我們又如何知道那些是相干，那些是不相干呢？這便要視乎你的假設而定。你以為最不相干的，但最後有可能被最多人選

擇，所以有甚麼必然呢？這一方面顯示我們的不足，我們不知道那些是相干的，只好盡量多找些可能；第二是顯示我們的無知，我們根本是瞎打亂撞。我們自己本身沒有把握，我們只不過是盡量搜尋，講得好是開放，容納更多的材料，更多的角度；但講得不好，是不知所謂，我們不知道哪些是重要，哪些是不重要。我們缺乏遠見，缺乏高瞻遠矚，乃至一種對生命與社會存在的問題的透入的能力。雖說資料收集回來之後，通過分析，可能顯示出問題，但亦可能不顯示甚麼。這種情形，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全部來自科學方法。科學方法不單影響我們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所有的自然科學，還影響社會科學，特別是心理學與社會學。我們並非否定這種方法，亦不認為它全然無效，只不過一切通過科學方法所產生的東西，並非絕對，而是要不斷地去檢查，不斷地去推進，不斷地去探索，令到我們對社會是甚麼？生命是甚麼？人是甚麼等問題，始終沒有終極答案，還歸虛無。乃至我們生活中的一些文化，是好還是不好？還保留很多疑問。從知識的立場來講，這種保留是有需要的。但是，現我們所講的是文化，我們所講的是支持這個社會、支持我們生活的一種無形的東西。那些東西，是很難將它變為問卷的內容。譬如：小孩子早上起床，要叫爸爸早晨，或者要奉茶給長輩，這是禮，但又有甚麼必要呢？又或者，我們奉茶，為甚麼一定要用雙手呢？為何一隻手又不可以呢？在很多地方上，孩子有無數的問題要問。如果從知識的立場上講，是很難徹底回答的。譬如有人認為，傳統的禮節大多是繁文縟

節，那你怎應辦？如果講知識，便要論證，要用一個 Argument（論證）去 Support（支持）這個行動是 Right，是正確的。但科學方法講不到這些地方，要用科學方法，便是錯用。因為我們用一種探討知識的方法去反省我們對生活、對生命的要求，反省在歷史文化之中已經發揮了巨大功能的無形的東西，它根本不能還原為零碎經驗，如何歸納呢？

平面與立體

正如我開始時所講，體會是另一種方法。在科學方法的立場下，你會覺得體會很神秘、很難掌握。至少，你沒法傳遞體會的經驗，沒有客觀的語言或知識判別它 True or False（真或假）。當你問 True or False 的時候，是靠經驗作判別的。例如這隻杯是白色還是紅色？這便要用雙眼去看清楚，或者杯中的水有甚麼成份，便要對它作出分析。如果它是酸性，又會怎樣呢？石蕊試紙會變紅或是會變藍？就是用這些辦法作檢查。我認為這方法處理知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處理生活、處理文化，完全採用這一態度的話，我們到最後，便會失去我們的傳統。因為，傳統中有了智慧經千百年提煉而成，若每人都要從自己的經驗開始，便很難接上。這除了提出很多疑問之外，很難領略到其中的必要性。近來有些人很喜歡問文化的功能，如社會學中之功能主義，就要問這個文化或這種活動有甚麼 Function（作用）？在社